

[在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群体文化心理蠡测 (上)

马 丽 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 要: 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衰败、曾经的核心与目前的边缘化所造成的失落感, 三大圣地、《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相继蒙羞和遭辱所带来的受辱感, 历史的创伤记忆与现实的生存困窘共同积淀成了一种顽强的集体潜意识, 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民众仇恨与暴力相交织的心理死结, 外现为以暴易暴、铤而走险甚至不断丧失自我。因此,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应在不断抵抗西方霸权主义对中东诸多利益的制衡中, 努力变革滞后于全球化主潮的落后现状。否则, 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和地区的倒退, 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群体文化心理; 蠡测

中图分类号: G 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586(2007) 02- 0021- 08

(一)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陨落 所带来的失落隐痛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华文明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地域性, 局限在东亚一个地区和一个族群。虽然中华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输出, 可仅仅传播到与之相邻的和有宗教关系的民族。相比之下, 伊斯兰却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文明, 多民族、多种族、跨越国界甚至可以说是洲际的文明。”^[1]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也强调:“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 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思想, 愈来愈根深蒂固, 为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

作了准备。”^[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学术著作传入西欧, 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3] “无论西方人将如何看待伊斯兰, 我们都无法忽视一个现实, 即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 伊斯兰教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相比, 它的实际影响力都更为广泛, 更为长久, 也超越了差异更大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文化力量, 一种在很长时期内、不同历史和地区条件下, 满足各种不同社会的社交、伦理和道德需要的能力。”^{[4] (P4)} 曾对世界文化作出卓越贡献、产生巨大影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历经阿拔斯王朝的辉煌顶峰后渐趋保守和封闭, 尤其是在 13 世纪繁荣的伊斯兰文明经受了欧洲“十字军”和成吉思汗蒙古铁蹄的严重摧残后, 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展受到遏

收稿日期: 2007- 03- 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6JJDG JW 007)。

作者简介: 马丽蓉 (1966—), 女 (回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阿拉伯世界》副主编, 博士。

制,伊斯兰世界陷入政治和思想上的停滞时期^{[4] (P68)}。再加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在相互较量中由强至衰,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换,前者从世界最辉煌的文明顶峰跌落,后者则跃升为全球最强盛的霸权。如果说西方是在强盛的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和冲击下走出愚昧的中世纪而日渐勃兴,那么伊斯兰世界则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下走向衰落,并将在复兴的过程中继续直面欧洲的接替者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霸权的冲击^{[5] (P73)}。因此,曾经威震寰宇的伊斯兰文明的惨烈背影便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永远之痛”。美国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格雷厄姆·富勒曾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了十余年,其真切、客观的体会令人信服:

“如今穆斯林愤怒和失落的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穆斯林世界的急剧衰落。在过去几个世纪,穆斯林世界从保持了1000多年世界领导地位的文明,下降为一个落后、无力和边缘化的地区。这种令人目眩的命运的倒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当代伊斯兰主义者多数言辞里所潜藏着的冲动……西方文明过去曾经远远落后于伊斯兰世界,而今却占据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伊斯兰往日的辉煌在穆斯林嘴里是一种特别苦涩的滋味。今天的穆斯林在沉思存在的问题时因怀疑自我而遭受伤害,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对于一些人来说,衰落等同于失去真主的恩赐。导致这个有目共睹的历史性巨变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穆斯林在面对西方时所承受的无力,构成了当今政治伊斯兰运动关键性的心理现实。这个现实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动力。他们寻求进一步深入伊斯兰这个宝库,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以重建至今尚未取得成功的过去荣耀的大厦,进而创造一个更加强盛的伊斯兰文明。”^{[4] (P1-2)}

这是历史上曾经辉煌无比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陨落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失落隐痛。

(二) 全球化时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边缘化所造成的失落之痛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冲击世界各国的全球化实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其凶猛残酷性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概括的:“全世界数百万人体验全球化,不是作为进步的媒介,而是作为破坏性的力量,其摧毁生命、工作和传统的能力近乎飓风一般。”^[5]对在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处劣势的穆斯林而

言,这种潮流的冲击波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穆斯林的世界观等多方面。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看来,“穆斯林和穆斯林国家正面临着一个艰巨而令人恐惧的挑战。现有形式下的全球化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宗教的一个威胁。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混乱和绝望情绪”^[6]。具体来说,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即使是海湾石油国家也多因产业结构单一而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总量的4.9%”^[7]。经济发展迟缓必然导致贫困加剧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的高增长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影响到社会民主进程,近几年由阿拉伯学者在联合国发表的《阿拉伯人发展报告》也不断凸显出伊斯兰世界所存在的“民主缺失”和“妇女权益缺失”等严酷现实;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困境带来的是对伊斯兰信仰的重新定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俗国家政权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较量将会使人们在矛盾冲突中继续体味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逐渐被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之痛。

(三) 基地头目由美国“先用后弃”的境遇易引发追随者的情感共鸣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拉登之所以在阿拉伯人面前的形象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主权的最好担保人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最忠实保护者^[8],是与其遭受美国“先用后弃”的特殊境遇有关:基地组织并非诞生于一次宗教争端,而是诞生于一次政治事件: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西方和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招募了许多在本国不受欢迎的阿拉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到阿富汗参加宗教战争,最终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圣战勇士打败了对手苏联,但随后美国却对这些圣战者弃之不理。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后中亚及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及西方国家再度开始关注阿富汗,阿富汗境内对美国人的仇恨正是在这期间产生的。由于当年遭到美国人的抛弃,那些仍然留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对美国有无比的仇恨,这种仇恨胜于当年对苏联的仇恨。他们认为,既然当年能够打败苏联人,为什么不能把美国人打败并推翻那些反穆斯林的统治呢?这些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大多曾经经受过训练,也比较好战,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是“阿拉伯阿富汗人”。过去西方曾把他们看成是圣战士,而现在

则认为他们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西方传媒也基本上附和这种说法来形容并加以渲染的^[9]。本·拉登就是阿富汗抵制苏联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一名成员,且曾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但“9·11”事件发生后他却被美国视为最大嫌犯而遭全球通缉。尤需指出的是,本·拉登这个反抗苏联侵略的圣战者更无法接受美国在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圣地的军事存在,1991年他要求沙特国王法赫德凭一己之力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却遭拒绝后,便与沙特政府决裂并流亡海外。但他仍对美在波斯湾的2万驻兵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伊斯兰圣地中的“异教徒”,决心将美军赶出沙特、把异教徒逐出中东:“我已经在真主面前起誓,在巴勒斯坦获得和平之前,在异教徒的军队从穆罕默德的领土上全部撤走之前,美国将不会有和平可言。”为此,他呼吁:“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奋起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之风正在刮起,变革之风正在刮起,以便将邪恶从穆罕默德的半岛上吹走,愿真主赐予他们和平。”^[10]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高调宣扬民主与自由,一边又强力推行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并援助支持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因此,敢和美国政府、亲美的阿拉伯政府叫板的本·拉登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抗与反击的一种象征符号。在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公平感觉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里,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由美国“栽培”又被“抛弃”的蒙羞遭辱感易引起中东穆斯林的情感共鸣,对其追随者亦如此。

(四) 表现:原教旨主义发展日盛

姑且不论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造成的极度失落的创伤,只论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地区边缘化,使得阿拉伯各国经济程度不同地陷入困境,加上政府的独裁与腐败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实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民众便转向伊斯兰教寻求出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应运复生。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源自基督教,意指严格遵循基督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的派别,后泛指各种宗教中要求归返初始原典教义的主张和派别。具体而言,在社会文化生活层面,原教旨主义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在对外关系层面上,原教旨主义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在斗争方式上,原教旨主义者以是否有利于取得政权为标准,或采取政治斗争手段,或

实行武装暴力斗争。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早可上溯至公元7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及14世纪著名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所倡导的宗教复兴运动。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没有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所致”,强调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和消除腐败,主张纠正对伊斯兰的误解,回归基本教义,依据《古兰经》和《圣训》来理解伊斯兰,并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规定,“寻求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并通过实行‘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法)来贯彻真主的意志”^{[5] (197-98)}。后冷战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全球化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双重威压,这不仅促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猛发展,更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实行武装暴力斗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二

曾任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哈米特·吉尔曾说:“美国人能够消灭本·拉登。明天,就会又出现10个本·拉登。为了防止今后出现恐怖事件,必须找到罪恶的原因,也就是美国的罪证,即只有它的模式是有价值的。美国必须明白,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其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其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得到尊重。美国人以自身的优越感来羞辱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4%。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剩余的96%的人们。这是一种与文化有关的新冲突。”^[11]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以自身优越感羞辱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人民。

(一) 伊斯兰教三大圣地 与美国、以色列的利益冲突

圣城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其最神圣的克尔白清真寺又是世界各国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礼拜的主要圣地。《古兰经》规定,禁止在此圣地凶杀、抢劫、械斗,故此寺又被称为“禁寺”。据载,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时曾遭到异教徒的反对和迫害,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至麦地那,但在麦地那规定穆斯林面朝麦加方向礼拜。自此至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朝向麦加做礼拜。公元630年,穆圣率兵攻占了麦加,控制了守护克尔白圣殿之教权,并废弃多神教,将圣殿改为伊斯兰教的朝拜中心。尤其在每年伊历1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到麦加朝觐,千百年来,从未间断。随着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前往麦加朝觐的各国穆斯林逐年增加,1980—1988年间,虽受两伊战争

的影响,但朝觐人数仍达 100多万。在 1987年的朝觐日,数千名伊朗穆斯林在朝觐中举行了反美、反苏和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并与前来劝阻的沙特警察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上千人伤亡的“麦加流血惨案”。但在 1300 年的朝觐过程中,麦加禁寺基本远离武力与流血的世俗纷争,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不仅到麦加朝觐天房,还到麦地那先知寺缅怀穆圣,并将拥有两大圣地的沙特阿拉伯视为“信仰之都”和“精神净土”,沙特王室的历代国王也以安拉仆人自居而傲立伊斯兰世界。

但是,海湾战争却改写了这一切。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军事学博士王辉青曾在《国防报》上撰文推翻了“是萨达姆挑起了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这一公论,他指出,早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实施了有计划战略误导,蓄意制造动乱局势,为美“重返中东”制造条件;60 年代曾长期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克拉克披露的情况也证实,在 1979 年伊朗爆发革命后不久,美国就挑动伊拉克借阿拉伯河争端进攻伊朗,结果引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伊朗受到削弱后,美转而将打击对象移向伊拉克:一面怂恿科威特要求伊拉克偿还 300 亿美元债款,并用压低世界石油价格等方式来激化伊科矛盾;一面又制造不干预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的“中立者”假象,暗地却向伊拉克出售军民两用设备,使之加深错觉。甚至就在战争爆发前的 1990 年 7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还指示驻伊大使向伊拉克表明美国无意介入伊科冲突。沙特亲王哈立德在战后指出,“这些错误的外交信号一定毫无疑问地鼓励了萨达姆采取行动”。因美国的秘密撑腰,8 月 10 日,萨达姆以圣战为名发号施令:

“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信奉真主的人,不论你们在何处,现在是你们站起来并摆开阵势保卫麦加的时候了。麦加今天处在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刺刀之下……真主已选择了伊拉克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义。”^[12]

结果,约旦的 5000 多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当日就游行支持萨达姆,也门、苏丹等国的首都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岌岌可危的沙特政府被迫允许美国军队进驻沙特。但是,美军驻扎在伊斯兰诞生地沙特之举却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公愤,因为,这意味着伊斯兰第一、第二大圣地从此被“异教徒”染指。而且,关于海湾危机的报道充斥着当时世界各国的电台、广播和报刊,美国的 CNN 记者在巴格达现场直播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全世界穆斯林便几乎

目睹了阿拉伯世界如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操控下一步步陷入战乱、内讧、失国及丧权的整个过程,尤其是 CNN 提供的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的相关画面便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受辱感中最痛楚的一抹记忆,此种不良的历史记忆也郁结为“沙特圣战者”心中的块垒甚至形成一种精神病灶,在特定情形下便以极端的方式予以宣泄,“9·11”事件就是此种仇美情绪的极致表达。而“9·11”最大嫌犯本·拉登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多次表露了圣地之子长期蒙羞忍辱的特定心理,他对自己祖国的美国驻军总是耿耿于怀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西方传媒所爆出的有关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内幕资料也印证了这一切:1988 年 2 月 22 日,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以“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进行圣战的伊斯兰世界阵线的名义通过了一项非常清楚的正式战争宣言:“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的命令是每个有能力这样做的穆斯林的义务,目的是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在麦加),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撤离所有穆斯林的土地,使它们不再有能力(继续)威胁穆斯林。”^[13]

1996 年 10 月 12 日,本·拉登发表了圣战宣言:“我的穆斯林兄弟,你们在巴勒斯坦和拥有两个圣地的地方(即沙特阿拉伯)的兄弟呼吁你们帮忙,请求你们参加反对敌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斗争。他们请求你们尽一切可能把敌人赶出神圣的伊斯兰土地。”“对美国占领者采取恐怖活动是一种宗教的、合乎逻辑的义务。”1998 年 12 月 22 日,本·拉登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为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而建立的国际伊斯兰圣战阵线承蒙天恩,发布了非常明确的死刑令,要求伊斯兰国家进行圣战,解放圣地。穆罕默德的国家响应了这个号召。如果鼓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圣战……被认为是犯罪,那就让历史见证我是罪犯。”“那些为了让真主高兴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努力为伊斯兰国家洗刷耻辱。我们对他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无论如何,“‘信奉异教’的美军在一个守卫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的国家驻军是本·拉登最大的抱怨之一”^[14]。对此,西方学者探其内心作深入分析:“我们非常了解本·拉登,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祖国沙特阿拉伯。促使他发起原教旨主义暴行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十年前海湾战争中的美国军队。1990 年 8 月 4 日,伊拉克 10 万精锐部队深入到距沙特边境一公里处的科—沙间的‘中立区’,似有图谋进攻沙特之嫌。吞并了科威特的伊拉克若再吞并沙

特,它就将控制世界石油储藏的最大量。历来拒绝外国军队驻扎或建基地的沙特政府被迫以‘金钱保和平’,请求美英等国的军队进驻沙特,并全力承担军需费用。从此,沙特政府就有‘两大圣地的叛逆者’之嫌使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信仰领袖的威望大减。”作为圣地之子的本·拉登就认为是美国人败坏和亵渎了沙特阿拉伯国父伊本·沙特纯正的伊斯兰信仰,而伊本·沙特一直是原教旨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从那以来,本·拉登决心恢复沙特阿拉伯的昔日风采,使其重新成为伊斯兰教的护卫者和圣地。显而易见,他在“9·11”袭击中选择双子塔楼作为主要目标的原因在于,它们标志着他所痛恨的美国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景观比它们的倒塌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他想必也知道,这件事将激起美国人的怒火,他们将强烈要求报复。但“这正是他的下一步棋:让美国向全世界展示其军事实力。迄今为止,他如愿以偿,美国的舰队驶向波斯湾,英国军舰早就计划在阿曼海岸举行军事演习。沙特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就对海湾战争为耻辱,西方舰队严阵以待的形象将给他们火上浇油”^[15]。

也许将海湾战争与“9·11”事件相比较有牵强之嫌,但“9·11”事件的19名自杀式袭击者中包括15名沙特人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而且,在伊拉克等地的“圣战者”当中,沙特籍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05年6月20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也指出,在对发布两年来先后来自21个国家的400多名武装分子“壮烈牺牲”在伊拉克而受到同伙们“沉痛哀悼”消息的一些伊斯兰网站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伊拉克的外籍战斗人员中有55%来自沙特,13%来自叙利亚,9%来自北非,还有3%来自欧洲”。美国恐怖主义专家科尔曼也承认,“到目前为止,来自沙特的武装分子是最多的。在他们当中,既有来自贫困家庭,没有工作的人,也有一些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们不但衣食无忧甚至拥有显赫的地位”。如名叫艾哈迈德·加马蒂的医学院学生就是一名沙特外交官的儿子,他在2004年12月驾驶一辆卡车在伊拉克摩苏尔实施了自杀式爆炸^[16]。可见,“沙特圣战者”内心的受辱感是复杂难言的,包括文化的、祖国的、家族的、个人的、物质的、精神的等诸多方面的蒙羞受辱。因此,美沙关系在海湾战争和“9·11”事件后均成为牵动伊斯兰世界最敏感的神经,可惜布什父子终难体察到“沙特圣战者”忍辱负重的累累心伤,美—阿双方的矛盾冲突也就难以得到彻底根除。

如果说海湾战争使伊斯兰教第一、第二大圣地蒙羞的话,那么,跨世纪的巴以冲突也总绕不开对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夺。作为重叠的宗教领地,耶路撒冷历来成为三大宗教的争夺焦点。伊斯兰教和这座圣城的渊源,既有《古兰经》的明确昭示,更有穆斯林中代代流传的“登霄说”和年年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且金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傲立于耶城的壮观景象,又将穆斯林纪念先知“登霄”壮举的敬畏情怀表露无遗。但在英国助长与美国偏袒下造成以色列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建国这一现实刺激对全世界穆斯林的伤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巴以冲突也成了阿以冲突,甚至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整个西方的冲突。为此,捍卫第三大圣地的斗争从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成立,5月15日,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对以色列发起保卫第三大圣地、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果以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告终,还使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为20850平方公里,竟比联合国181号分治决议所规定的14200平方公里多出了6000多平方公里,占整个巴勒斯坦面积的80%,为长期、激烈的阿以冲突埋下了祸根;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袭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阿以之间爆发了“六·五战争”,结果在美国武装下的以色列获胜,并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共达8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它原有面积的4倍。战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42号决议有其积极意义,但却将巴勒斯坦问题仅视为“难民问题”,致使以色列得以长期霸占“被占领土”。丢了圣地的“六·五战争”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使全世界穆斯林背负了极大的屈辱。从此,不单是巴勒斯坦人在强调着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而且这座城市也变为鼓动世界穆斯林思想的一股强大动力,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因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整体事业,1967年也被视为世界穆斯林的“屈辱年”。巴以双方就领土、难民和永久地位等问题一直冲突不断,争夺耶路撒冷更为激烈:1982年的“阿拉伯非斯方案”强调“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988年巴解组织在《独立宣言》中宣布将耶城定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尽管以方在1980年已将东耶、西耶合而治之且宣布为以色列的“永久的首都”,但国际社会并不承认以方对东耶的非法吞并,阿方一直视东耶为被占领土且坚

持将其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是阿以双方难以逾越的“和平死结”，近来因哈马斯政府的内忧外患、奥尔默特的信任危机以及黎以战争等因素的渗入，巴以和平充满更多变数，耶路撒冷的归属实难预料，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美、以之间因伊斯兰三大圣地所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的隐患仍然存在，危及地区与安全。

事实证明，美国在拥有伊斯兰第一、第二大圣地沙特的驻兵，以色列在美国的偏袒下长期侵占伊斯兰第三大圣地，全世界穆斯林因圣地遭异教徒亵渎而备感屈辱与愤怒，而沙龙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的挑衅之举，又激化了本·拉登等沙特籍“圣地之子”与西方异教徒的敌意与仇视，旋即发生的“9·11”事件也可视作蒙羞者的一种极端性的文化反弹。亦即，当西方社会在反思纽约遭袭、伦敦被炸时，也不该忽略世界穆斯林所面临的如此严酷的事实——“以色列控制了伊斯兰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驻军”^[17]。而且，“北美人民忽略了伊拉克平民的痛苦，但是阿拉伯世界却以恐怖的眼光注视这一切，就如同我们对9·11事件的感觉，只不过这是一种多年来慢慢增长的情绪”。“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被证明是一些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根源。和美国一样，以色列也有好坏两面。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天堂，但却又压迫巴勒斯坦人，迫使其背井离乡。然而北美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两面性”^[18]。据传媒近日披露，尽管欧美民众普遍对美国主导世界持反对意见，但欧洲也在美国偏袒以色列的问题上紧跟其后，甚至在黎以战后问题的处理上立场趋于一致。可以预见，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斯兰三大圣地上或驻军或占领给世界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尚难消除，若欧洲再“紧跟”美以染指伊斯兰教圣地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美国媒体亵渎《古兰经》案始末

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次公开了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布什总统被迫公开承认这些美军士兵的行为令美国蒙羞。据法新社报道，2006年2月15日澳大利亚民族电视台（SBS）又公布了数十张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最新照片，并表明“美军中虐杀、拷打和对囚犯进行性羞辱的丑行是多么的普遍”。对此，有美国学者担忧，虐囚事件给美国声誉所造成的消蚀力在10年内都难以消除。但更触目惊心的丑闻再次传来：美国颇具

影响力的《新闻周刊》（Newsweek）于2005年5月9日载文披露，美军在关塔那摩海湾监狱审讯犯人时涉嫌亵渎了《古兰经》。此消息一传出，旋即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令世界穆斯林极度愤慨。《新闻周刊》编辑马克·惠特克在消息曝光的第二天就以“文章内容可能有误”为由立即撤回该文。白宫发言人斯考特·麦克莱伦在5月17日的受访中说：“这篇报道在国外伤害了美国的形象，在国内破坏了媒体的可信度。全体美国人，包括布什总统在内，都对这篇文章竟然最初会被刊登出来，表示愤慨。”5月23日，马克·惠特克在“编者按”中对事件始末作了说明，将美军涉嫌把《古兰经》冲倒马桶里一事归为两名周刊记者过于相信单一信源且未作反复查证所致。而《纽约时报》于5月27日披露，“五角大楼首度证实在关塔那摩海湾监狱有5起《古兰经》遭到不当对待的事件，即使并没有证据显示《古兰经》曾被冲下马桶。美国民权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此前所公布的FBI内部调查文件也显示，关塔那摩海湾监狱人犯曾抱怨狱卒对《古兰经》有不当对待”。从巴基斯坦来的海德认为：“在《新闻周刊》的报道之后，白宫应该做的是，立即宣布针对相关指控进行内部调查并严加追究，而不是责怪《新闻周刊》做出不实报道。毕竟，《新闻周刊》身为媒体，责任就是去追踪调查和报道这类信息。”尽管《新闻周刊》已公开道歉，“但伤害已然造成，不仅美国媒体可信度再度受到质疑，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濒临破产的信用和斑驳的争议形象恐怕也熬不过这一重创”^[19]。2005年5月14日，在阿富汗爆发了自2001年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美抗议活动；拥有57个成员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则表示，美军亵渎《古兰经》的报道触怒了上亿宗教人士，并将给“宗教狂热者和极端分子提供借口……证明他们的暴力和恐怖活动具有正当性”^[20]。因为，与“道成肉身”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道成经典”，作为“真主旨意的记录”的《古兰经》是穆斯林每日颂念5遍的圣经，也是其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指南，且“信经典”即指伊斯兰信徒必须要信奉《古兰经》这是穆斯林六大信条之一。正是由于《古兰经》在穆斯林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虔诚的穆斯林非燃香、沐浴而不轻易触之。但异教徒的美军却将《古兰经》掷入马桶加以亵渎，如此辱没圣经的挑衅之举给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这种伤害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重，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三) 丹麦媒体亵渎先知漫画案实质

2005年9月,丹麦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刊登了以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12幅漫画。一些伊斯兰国家认为这些漫画内容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纷纷向丹麦政府及《日德兰邮报》提出抗议。但对方以维护社会言论自由为由,拒绝就此事进行道歉。2006年2月1日,欧洲近10个国家的大报也以捍卫新闻言论自由的名义同时刊登了这些备受争议的讽刺漫画,再度激怒了伊斯兰世界:叙利亚关闭了驻丹麦使馆,沙特阿拉伯召回了驻丹麦大使,埃及议会通过了抵制丹麦商品的决议,伊朗总统下令撤销与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合同,并在这份书面命令中指责“某些欧洲国家的媒体登载以亵渎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无礼与粗暴”,伊拉克政府就该事件召见了驻丹麦大使,加沙地区还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游行示威,印度尼西亚也对丹麦进行了谴责,指出“言论自由不可滥用于对宗教的侮辱”。与此同时,“丹麦奶制品在阿拉伯半岛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使价值约80亿丹麦克朗(1美元约等于6.19丹麦克朗)的商品出口遭遇危机,数千名丹麦奶制品工厂的工人面临失业危险。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挪威的商品也遭到了抵制”^[21]。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强烈呼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伊斯兰教不容亵渎!”一些激动的穆斯林甚至当众焚毁丹麦国旗,声讨“欧洲政府纵容媒体渎神”,要求这些国家正式道歉。尽管《日德兰邮报》主编卡斯滕·尤斯特通过该报网站就此事作出了公开道歉,但世界各地穆斯林抗议示威在不断升级,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呼吁伊斯兰世界保持克制与理性。据《泰晤士报》披露,《日德兰邮报》文化版主编曾邀丹麦25名漫画家绘出各自心目中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被选中的12名漫画家的画作于2005年9月刊登在该报文化版上,每位漫画家收到73英镑的稿费。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漫画家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身家性命难保。据一名漫画家的发言人透露:“他们都是低调的人,生活在丹麦各地。他们中一些人现在真的非常恐惧。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画作被世界各国的媒体转载。然而,我们不能阻止那些媒体。我们试图让那些媒体不要这样做,但是失败了。”不过,部分漫画家已经决定,将创作这些漫画所得的稿费捐给一个鼓励新闻自由的国际基金会。他们呼吁各国传媒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民族的信仰,希望传媒不要在

这个非常时期继续转载那组有争议的漫画了^[22]。其实,“信先知”也是穆斯林六大信条之一,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尊崇尤其虔诚,此种宗教情感非一般教外人士所能理解和体验到的。因此,亵渎先知穆罕默德事件给全世界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加严重。而且,这场漫画风波已演变成一场“西方媒体捍卫言论自由”与“应该如何尊重伊斯兰”两种观点的争辩。欧洲社会对漫画事件的反应固然不一,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必须捍卫欧洲的文化价值,绝不能对伊斯兰教世界低头,许多传媒以醒目的“文化斗争”、“文化冲突”为标题,大篇幅对比两个文化圈相异的价值观,甚至继续转载这组漫画以示对丹麦传媒的支持。言论自由固然重要,而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和尊严,西方其他传媒的跟风式转载又会触发更多穆斯林在极度愤怒之际的激烈反击,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必有增无减。因为,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彼此理解。同时,传媒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该拥有相应的责任感和判断力,必须学会尊重其他宗教的信仰和教义,让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在共同体验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能够享有最起码的信仰自由与文化尊严。否则,就背离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四) 表现: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展日盛

伊斯兰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既有关联又有不同: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原教旨主义者;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者却不属于激进主义者。激进主义更为充分地继承和显示了政治伊斯兰中的激进派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泰米叶、库特卜等人的激进思想。但其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吉哈德”(Jihad),亦即“圣战”思想。在穆斯林世界相继遭受了三大圣地被羞辱、《古兰经》被亵渎、先知穆罕默德被讽刺乃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阿富汗的焚尸等骇人听闻事件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后,“‘吉哈德’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集体责任,而成了一种个人的神圣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地向伊斯兰的敌人发起进攻,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安拉奋斗”^[23]。因为,“只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伊斯兰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受屈辱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激进主义就将继续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再度兴起”^{[5](P1013)}。西方学者也确信“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令人变得激

进的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环境致使招募被视为异己而愿意实施暴力活动的穆斯林变得容易。所

以,激进伊斯兰的时代远未结束”^[4](P53-54)]。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展日盛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 [1]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7.
- [3] 朱威烈主编.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206
- [4]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5] Kofi Annan. 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2, p. 30
- [6] Akbar S. Ahmed. Islam Under Siege. Living Dangerously in a Post-Honor World.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49
- [7] <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WDI>
- [8] 阿里·拉伊迪. 一切始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 [N]. 费加罗报, 2005-07-15.
- [9] 巴基斯坦学者谈塔利班问题及美国对阿富汗政策 [N]. 参考资料 (新华通讯社), 2001-09-17.
- [10] 路透社迪拜, 2001-10-7.
- [11] 让·皮埃尔. 巴基斯坦: 进入之门 [J]. 问题周刊 (法国), 2001-09-21
- [12] 左文华, 肖宪.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297.
- [13] 世界范围的“基地”组织网 [J]. 时代周报 (德国), 2005-07-14.
- [14] 鲁珀特·康威尔. 法赫德去世对中东及全世界意味着什么 [N]. 独立报网站 (英国), 2005-08-02
- [15] 安东尼·桑普森. 军事报复正中本·拉登的下怀 [N].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5-09-13
- [16] 王增丽. 外籍武装多来自沙特 [N]. 新闻晨报, 2005-06-22
- [17]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88
- [18] 詹姆斯·罗恩. 自我批评的外交政策可能加强美国的安全 [N]. 巴尔的摩太阳报, 2001-09-24
- [19]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2005-06-01.
- [20] 史先振. 美国应惩罚肇事者 [N]. 新闻晨报, 2005-05-16
- [21] 马世骏. 因亵渎伊斯兰教丹麦报纸道歉 [N]. 新华每日电讯, 2006-02-03
- [22] 许婧. 欧洲媒体刊发讽刺先知漫画点燃全球穆斯林怒火 [N]. 南方新闻网, 2006-02-05
- [23] 肖宪. 当代国际伊斯兰潮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138-139.

A Inference of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Arab-Islamic World

MA Lirong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y,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Shanghai,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he feeling of being base which brought by the situation of once splendidence and current decline, once core and present peripheral, the feeling of being shame which brought by the condition that the three Sacred Land, the Holy Koran and Prophet Muhammad of Islam all have been shamed, thus the historical traumatic memory and the real dilemma of life today accumulated a kind of indomitable collective-subconscious, and formed Arab Muslims encased knot of emotion and force in mind, which expressing as the seizure power by violence even self-lost. The Arab-Islamic world makes great efforts to refor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falling behind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in checks and balances of fighting against western Hegemonism unceasingly to a bit of benefit of Middle East. Otherwise, Arab-Islamic world will face grave backward both on nations and the area.

Key words Arab-Islamic Worl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Group, Inference

责任编辑: 李有智